

蕩香零拾叢書



楊永年詩集

四

江南編管

癸巳同呈熙河奏姚雄已起離鄯州又令

隴拶先以朝辭起發

又黃彥言鄜延排門差括人戶

牛具及令自備種耕種新地今經略司分析係是何官

司行遣仍立便放散及令轉運司體量詣實聞奏再

對呈御史石豫劄子云中國有夷狄如陽之有陰可相

有而不可以相無又言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乞闕

略細故以天地之範圍一切庇覆其言殊無倫理不可

曉因言御史如此可謂辱國陛下比所擢言事官皆深

稱人望非此輩可比上云渠更乞留中朕以其不成文

字故令降出是日晚師朴報中批上官均孫諤令除

臺諫官且云翊日受誓不入恐爲人所動搖又均與安

中親嫌答以何可搖也更當諭安中不須固避安中亦

有簡云須至敷聞以俟聖擇翊日遂除均祕書少監

諤右司諫

甲午同呈熙河奏王瞻申回鶻部落蕃人

萬餘口不肯留青唐已隨軍赴湟州又呈於江南荆湖
福建五路招換揀廣西兵四千人再對太僕申少卿
趙屺身亡乞存恤得旨依例支絹百匹上諭均諤已
除職均以履陳親嫌故除少蓬又云卞言均元祐中詆
毀神宗政事不一亦不曾答渠但所不喜卽以詆毀神
宗爲言余云陛下洞照如此臣復何言至簾前亦及之
太母云此兩人除得好否余云如此等人天下望以爲
言官久矣皇太后皇帝睿明所收用皆天下公議中外
士人孰不鼓舞稱誦太母云似他人元符中一切爲人
屏逐甚道理余云凡所不喜卽云詆毀神宗緣臣僚論
事若以朝廷政事爲是卽無可論者卽有所論卽必以
朝廷所行爲未是才說不是便以爲詆毀如此誰敢啟
口上官均在神宗朝廷作御史亦曾議論朝廷政事不
當豈可亦以爲詆毀太母云君有爭臣父有爭子怎生

少得余云聖諭如此天下士民之福人主盛德莫大於
開廣言路容受諫爭如此則人人敢言朝廷雖有闕失
無不知者矣太母深然之安中遣人來云卞言均乃曾
布所知大行時累累稱薦欲成就之而大行不聽上答
云不獨布眾人稱薦者甚多此乃公論所稱也夔并諤
亦詆毀以爲狂妄卞亦助之上杳不答 乙未休務

二十七日開宮觀三日

丙申大忌赴景靈三殿行香

是日奏對之語甚多然多不能記錄大抵稱引善類
區別邪正而已自初除師朴安中余卽白上及簾中云
三省負已多唯密院獨負職事不少臣獨當密院歲久
望早除人庶免瘵曠上但笑太母云非久不獨也外議
皆云以此待蔣之奇來故有此語余又嘗言李清臣到
闕已久未進擢外議皆疑與忠彥等不同太母云往不
得必不久有指揮蓋內廷議論已定矣 宣惇初議大

行陵名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令與三省密院同議
改定尋以永章永慶永泰等名進呈上及簾中皆云永
慶甚好遂再上表以永慶爲名陵名乃惇奉敕撰既而
又以北虜聖宗陵名永慶再進呈遂改永泰凡三上表
乃定

四月丁酉朔日蝕百官守職太史局申自辰初四刻虧
稍向西北蝕四分止巳時五刻復是日時有陰雲往來
然不能掩午初上馬 戊戌同呈熙河奏鄯州兵將已
到湟州姚雄四戰獲二千餘級傷折已失只三十八人
又敘姚雄去秋解鄯湟州圍未賞并今來功狀特除正
任防禦使升鈐轄洮西安撫使又令拈諭卽阿童溪巴
溫等早令歸順上及簾中甚悅自此且靜甯矣 山陵
修奉所申賈富卒詔王崇拯管勾馬軍司充修奉仍乘
驛徑赴山陵所勾當候事畢赴闕供職 再對呈新知

成都府路昌衡乞赴闕奏邊事令實封聞奏 上諭太
母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修史得罪
不可用余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慰諭云無他皇太后但且欲
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余
云臣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
非深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翊一二裨補聖政中外
善人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歡鼓舞若事變
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上云但更
於簾前說余又云若以謂陸佃及肇不可修史則臣僚
中豈無可修史者何必須京上論蔡京云肇又理會章
惇改制詞理會得是無道理如此改若今次理會了今
後必不敢更改余云臣弟自以爲失職不敢不理會蒙

陛下照察如此事士類之幸上云待指揮今後不得如此改余稱謝而已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簾中毅然不可奪余云如此則臣決不可安位太母云干樞密甚事余云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母云先帝時亦同在此余云此臣所難言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皇太后聽政皇帝踐祚以來政事皆合人心臣以此亦欲勉強自竭今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母云不變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卻神宗國史干樞密甚事余力陳未已太母云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每日奏事退太母必云且奈辛苦

余云臣爲朝廷分別邪正欲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此事於朝廷所繫不細旣而報辰正牌太母云日色已晚余遂退子開草孔仲詞爲惇卞所改不肯僉書

故論奏

是日又批御藥李偁句當內東門五年以上於法滿七年乃得改一官所少一年以上乞用減年磨

勘比折轉官引馮世（甯）句當七年止少三十三日除御藥用減一年磨勘乞比折改官先帝以隨龍故許之余以謂俾所少一年以上與世（甯）不同若啟此例則今後少三年二年亦須援例陳乞此例恐不可否上云如此無可施行及至簾前太母云俾奏事先帝有可稱者與改官不妨余云若如此卻以皇太后宣諭事特旨與改一官不妨免啟此例亦毅然不許余云如此須來日再奏稟因云臣外則與執政立敵內則裁抑近習讒毀中傷不易當也太母云無此他豈敢如此余云近御藥劉瑗乞磨勘臣以橫行無磨勘法欲寄資又無寄觀察使例遂罷之既而三省卻以修五王外第恩與遷觀察使如此則此輩安得不怒太母默然瑗乃今上隨龍俾方寵用於長樂然所不恤也

是日晚批出蔡京依舊在職

范純粹復舊職知太原府

己亥同呈熙河奏王瞻燒

毀青唐令體量諸實聞奏又降朝旨令招諭溪巴溫再對以狄諮知代州李偁特改一官餘人不得援例仍云奉事先帝頗勤勞余云外庭無緣知禁中事上云親王亦何由知余云外人皆云偁本元祐人以在賢妃閣中故保全太母云雖是元祐人然與眾人別自先帝幼小已在左右極有補上云只是道多勸諫先帝決責人余云蔡京已留臣所以惓惓者但以爲朝廷分別邪正爾竊料姦言必以謂京乃章惇所思京實與惇仇怨然臣等豈是奉順章惇之人其次必以謂陸佃及臣弟肇欲作史官然實無此意臣兄弟立朝粗知義理臣弟以修史得罪便差作史官亦必固辭不敢就職昨日皇太后宣諭累年不干臣事若以臣私計言之卽干臣何事京之去留於臣有何利害若爲朝廷計則臣備位近輔志在分別邪正肅清朝廷則臣不敢不任責兼議令京

出乃韓忠彥黃履先爲此意及以告臣臣以其用心向正臣實欣然助之則臣實無他意但乞以此詢忠彥忠彥必不敢隱上但如昨日慰諭而已至簾前具以此白太母太母但云樞密著甚來由不干樞密事余云臣論事無狀無以取信理當罷黜比欲待罪又恐紛紛上煩聖聽臣衰老疾病只俟山陵後便乞致仕太母云那裏泊老怎生得余云方在國恤多事中臣未敢喋喋遂退又嘗問上云臣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聖意必甚怒上云也無只是爲史事不欲更別差人上又諭子開事云三省欲加罪朕云他無可罪曾諭云凡撰詞但平直不須分別紹聖元祐卻云撰鍾傅等詞不同旣退聞有旨放罪

是日韓師朴致齋黃安中在假故惇卞力欲逐

開賴上力主之故免然猶放罪

是日對卞道及劉摯

等送蔡確往新州摯亦死於新州報應可懼他語甚多

卞極忿云蹇序辰所爲非卞所知人皆言序辰所爲皆出於卞實可怪余言甥旂罷權權貨物事故也

是日聞

惇卞初欲以奏事不實坐于闕不許又引宋次道罷知制誥例又引子固撰持國告罰金皆不許

是日上又

諭王渙之昨日上殿極惶惶莫曾見說已許他臺察余云臣亦聞之上云亦聞他與黃履親嫌亦不妨待今日便批出與監察御史并陳次升與御史至晚竟未見批出庚子同呈邊報又與照管隴撈赴闕李穀以下轉官減磨勘有差并賜縑再對因言密院當修時政記正月十二日有定策恐未記錄事聖語及臣等奏對語言不真欲修寫進入乞改定仍云是日倉卒之際賴皇太后聖意先定神器有歸臣等但奉行而已蓋此意盡皇太后聖旨當歸功太母上云甚善因語及上固辭之語至簾中猶固辭上云何以知余云臣等在簾前聞索

帽子方退上笑云是日不敢脫袍笏被宮人和幞頭公服都搯子不得已方披背子卽位至簾前亦具以乞改定時政記奏稟太母亦許之

是日有短封付將下問十二日奏對語言令子細記憶錄奏余乞更加詢訪故有

是命乃五日也

是日子開以放罪奏乞罷黜

是日

晚修寫凌晨進入

辛丑同呈熙河奏姚雄追還王瞻

已下兵將歸到河州及附帶到青唐物數又支三僞公

主以下班粉錢特支秦鳳龐通撒孝贈

通撒乃洮州首

領再對上諭已見時政記甚好皇太后云總是

及至

簾前太母御云未曾看

是日山陵都大管勾所申

藍

從熙吳靖方

舊例管勾宮中那一員兼管皇后行宮一

行事今來元符皇后乞差官上云差從熙河余云狀

中言吳靖方已別兼差遣蓋從熙意欲隨從今從熙已

作永泰陵副使恐難更從元符歸上方悟云只差靖方

簾前亦略陳此意太母云先帝只爲此隨龍數人所誤如郝隨劉友端朱孝友皆是余云皇太后睿明固已洞察然內則爲隨等所誤外則爲惇卞所誤如行遣元祐人過當失天下之人心皆惇卞之罪太母云是 壬寅同呈 熙河奏王瞻擅赴河州已取勘令疾速取勘聞奏上諭隴拶已建節當賜姓名遂擬賜姓趙名懷德從之 又詔諸路賞功有大轉官資許舉覺改正人吏仍支賞錢 上宣諭云卿所記錄盡是非兩人者此又云精絕精絕

是日內降許將蔡卞錄奏正月十二日宣諭奏對語并余所奏三封並降付余云與將卞同共考實參定修時政記所奏尤謬妄 癸卯同呈邊奏 再對令編修國信條例所重修西驛條 因呈所奏修時政記并將卞文字云所陳不同恐難共議上諭以三省密院各自修定卽無可爭者已而至簾前白太母云若所

修不同將來何以取信須是同議太母云但婉順說與
兩人必是記憶差誤余以理不可奪遂白云如此必亦
不肯伏但只以眾所不聞者皆削去即可矣太母然之
太母云樞密所奏雖是然出於一人之言恐難以取信
須令他同修定乃便余既遂以白卞卞云二公所奏皆

已降出令同修定當封呈次夔見余與二君密語極驚
駭是日聽第三表批答允御殿復膳立幕次中夔幾
不能語是日早出以子開在假故晚會飲以聞鑠院
夔遂在告孫俶來云穎叔坐中見數人宣召上馬甲
辰朝崇政同呈罷王瞻王厚令推究盜青唐府庫物取
伏罪狀聞奏以姚雄知湟州又呈呂惠卿劄子乞
不接收落蕃人檢到慶祿中范仲淹奏當收接令依已
降及慶祿指揮施行再對令崇政殿親從官揀中班
直人依條引見以去年十一月傳宣便令收管遂升壓

在轉班人之上又令曹誦依例權管勾步軍都指揮使
公事是日同呈退聞制出師朴相夔在告遂與將
下同呈時政記事余云此事非陛下所聞當一一質正
於皇太后上云蔡卞言章惇降階猶云召五王來看問
得內侍張琳等云是有此語既至簾前出余所錄文字
太母云忽是只是不會道如何字余云已刪去上先已
諭云太母言忽是只是不會道如何

太母云若道如何

卻去與惇量也卞亦云曾聞如何之語太母云不會次
呈將文字從首至尾太母云不聞蓋將云乞宣入端王
又云上不受奠服將進云披著又云有傳言者云著了
皆眾人所不聞將是日早忿怒云余劄子云將等皆唯
唯是不曾道一句言語須炒鬧余云但炒不妨既進呈
太母皆以爲不聞將但愧怍而已既又呈卞文字堅云
臣曾言令依皇太后聖旨太母亦黽勉從之至言章惇

降階語云臣卞面折惇云太后聖旨已定更有何擬議
太母云不聞余云適皇帝宣諭云內侍亦有聞者太母
堅云不聞卞遂云如此乞削去

是日以子開奏乞罷繼

文字不出因而陳乞降付三省以既乞罷不敢赴省俱

職故晚師朴報云已批出令赴省供職朴勉以如旨賜

亦不敢復請是日晚批李邦直門侍蔣永叔同樞初批

答書中書再書遂令依林希例

是日本約將卞留身

同進呈而夔適不入遂與師朴同呈稟訖約將卞會議

修定次余嘗先以卞語白太母太母云不曾聞余云卞

但欲著其面折惇之語如此則惇之罪益重矣太母云

不當

亦嘗以此語陳於上前

乙巳同呈邊奏再對

差劉言接拌北朝賀登位使

是日惇朴皆不入卞至

簾前留身然亦不甚久

丙午旬休

丁未同呈邊奏

再對以陳安止爲河東同安撫徐鎮安肅軍是日